

野叟曝言 (三)

清·夏敬渠·著

长春出版社

(吉) 新登字 10 号

书 名	野叟曝言
作 者	清·夏敬渠 著
责任编辑	王占通
封面设计	吕 颖
出 版 发 行	长春出版社 (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)
印 刷	北京市飞达印刷厂
开 本	787× 1092 1/ 16
印 张	120.5
字 数	2 163 000
印 数	1—4000 册
版 次	1992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	1998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 80573- 818- 1/I · 155
定 价	498.00 元

(如遇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第二十六回

丫鬟怜月貌漏泄机关

公子觑花容安排坑堑

第二十六回 丫鬟怜月貌漏泄机关 公子觑花容安排坑堑

原来石氏与璇姑，自成化三年五月初五日夜，搬到皮匠张老实家中。到初八日，刘大往吴江寻觅素臣商议。等了十多日，不特素臣不到杭州，连刘大也如石沉大海，杳无音信。石氏姑嫂甚是着急，每日央着张老实去求神起数，拆字占龟。也有说为事耽搁，也有说因病淹留，也有说就有信息，也有说出月回来。纷纷杂杂，把两人早鹁突突的哄过了一个多月。到后来，率性不去占卜了，纳着头，镇日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如泥塑一般，出神呆想。到了七月十五这一日，老实作飧了祖先，备下一桌素饭，请石氏姑嫂过节。老实的妻子张妈道：“我们同宅住房的人，惟有你我，男女俱无，成年的没有喜事，酒杯的儿也没给他们看见。他们家里，时常娶亲嫁女，送礼行盘，都请你我去吃过喜酒。如今这一席，虽是素菜，却也好看；刘家姑嫂两个，因大叔没信，终日愁闷，茶饭都是懒吃；此时天气又热，剩下来的，可不白枉掉了！我的主意，要把这三四家邻舍请来坐坐，一来还了他们的礼，二来讲讲说说，替姑嫂两个散一散心。你道好吗？”〔夹批：四字活肖。〕老实连连点头说：“你这主意最好！”张妈就连忙走过间壁，把这些邻舍，无非是赵大、钱二、孙三、李四的妻子，〔夹批：“无非是”极妙，非必于捏造，实无暇考究此等人姓名，固无不可作赵大、钱二、孙三、李四观也。〕强拦了过来，一面私向石氏姑嫂说道：“原是专为你两人买这点子素菜，倒是他说，你们终日愁闷，该请几位邻舍来，替你们说些闲话，散散心。”〔夹批：写张妈并非一味呆实，故有后文许多划算。〕石氏、璇姑心头有事，那里耐烦，当不得这张妈死推活扯，只得走将出来，与众人相见。那四个邻妇里面，算是钱二的妻子有钱，李四的妻子有嘴。便是李四嫂先开口道：“阿哟！再不晓得大姑娘家里藏着两位天生的美人；〔夹批：天生二字便佳。〕早些给个信儿，叫做婶子的早瞧一眼儿，也是大娘的阴骘！”〔夹批：开口便有机锋，为后文嚆矢。〕石氏道：“大娘休得取笑！”那钱二嫂便道：“真个好标致人儿，赛过里边这些姨娘姐姐！就是我那单家表妹，〔夹批：伏笔灵妙，兼见与里边有亲，开口便说出来也。〕也没这等身份！李四嫂说的一点子也不错哩！”石氏、璇姑有事在心，懒懒的逊了几句。众邻妇坐上了席，一

面吃酒，一面说话，嘈嘈杂杂的。正是兴头。

忽见门外一个眉清目秀，扎着双丫髻的一个小孩子，朝着屋里嘻嘻的只自笑。〔夹批：如此入笔，何等灵活！此“忽见”系璇姑，缘石氏于后文剔清。若众人，则一见即知，不必绘写眉目丫髻矣。〕只听李四嫂的一声〔夹批：摹神之笔。此“只听”亦系璇姑。至“直立起来”，则听而更见矣。〕直立起来道：“大姐，连日怎的恼着？这会子好风也吹了仙人下凡哩！这又不是我家，说不得贵人不踏贱地，屋里有两个美人，你可瞧一瞧儿，怎的就不进去呢？”〔夹批：看下文，只说此话时已在拖扯。故不云进来，而云进去。〕石氏听说，向门外一望，只见雪白一个脸儿，在门缝里瞧着璇姑。〔夹批：璇姑看小孩，春红看璇姑，石氏看春红之看璇姑，妙。〕李四嫂早已跑到门外，一把拖住，说道：“我白磨破了嘴唇皮，怎的声也不回我一句儿？”那姐儿总不言语，只是摇着头，迷迷的笑。〔夹批：全是化境。〕慌得众妇女都赶出去，张妈推背，钱二嫂拉手，别的帮着扯劝，李四嫂便抱起小孩，与他亲着嘴儿，说道：“贵哥儿，可要豆炙饼吃？”那姐儿方始进门，〔夹批：骄贵之状已见。〕石氏、璇姑只得站起身来，〔夹批：写石氏、璇姑骨气。〕大家厮见。老实连忙送出一副杯箸，又向钱二嫂家借过一张竹椅，方才坐定。钱二嫂先向石氏说道：〔夹批：有四嫂欲说而钱二嫂抢先之意。〕“这位大姐叫春红姐，是大奶奶房里第一位得用的姐姐，〔夹批：吓杀石氏。〕柴房、米房、银库、钱房，是处的钥匙都是他掌管，大戥的银子都托他称使，各处的帐目都靠他查算。”〔夹批：钱二嫂所说俱系钱财，是有钱之言。〕李四嫂接过说道：〔夹批：有钱二嫂未毕而李四嫂接口竟说之意。〕“这贵哥儿是大奶奶亲生的公子，〔夹批：又吃吓熬。〕别的人谁敢近他，只托这大姐照料。一家大大小小，里里外外，谁不奉承这大姐？谁敢在他跟前咳一个嗽儿？我这大姐，〔夹批：更呼大姐，妙！〕又且生得好性格儿，〔夹批：人怕便难亲近，故又须好性格儿。〕每日欢天喜地，待着我们，重话也不肯说一句儿。我这大姐〔夹批：连呼大姐，妙！〕做得一手好针线，就是里面姨娘们一个赛一个的好花绣，都比他不上。还写得一笔好字，看得一肚好书，打得一手好算盘，猜得一口好灯谜，〔夹批：凡谜皆灯谜。〕知机着窍，见景生情，与大爷、大奶奶就似合穿着裤儿，相好到没开交儿。”〔夹批：李四嫂所说，俱系作用，是有嘴之言。〕张妈道：“婶子们只顾说着话，也替我劝大姐吃杯酒儿。”李四嫂笑道：“我只见着他，心里就喜欢，把酒都忘记了！大姐，你可干了那一杯，我好来斟。大姐！〔夹批：复叫大姐，妙！〕”那春红待说不说的道：〔夹批：骄贵之态。〕“我实是吃不得，这几日不知怎么，心里烦，茶饭都懒待吃！里头作羹，我只呷了一杯酒，是样都给小莲吃了。〔夹批：先出名，妙！〕这两位是那里人？几时来的？生得好模样儿！这位更是齐整，像还没出门哩。我常在这门口过，怎通不见一些影儿？”李四嫂道：“这位刘大娘是张大娘的婶子；

这位璇姑娘是张大娘的姑娘，还是个闺女哩。他两位来得久了，因心里有事，总没出房。张大娘又是固执的人，我们也没敢来聒噪。今日大家都有节事，却被张大娘请得认真，才来扰他，才得见这般美人！刘大娘方才还说我取笑哩，如今连大姐也称赞，可知是真了！你还没有知道哩，就是上等画的人儿，他也不肯轻易说他一声好，他说好时，谁敢再说个不好？这就是瞎眼婆子，只好打入孤老院去了！”〔夹批：果是有嘴，为下文嚆矢。〕

李四嫂正在嘈杂，只见一个小丫鬟跑得气喘吁吁的，往门里一张，喊道：“大姐原来在这里，我那一处不寻到！快些进去罢，大爷要你去哩，快些罢，大姐，好大姐！”春红啐的啐了一声气道：〔夹批：一气字，写春红骄贵尽情。〕“你看这个样儿，可是反了兵马渡过江来吗？也没这个样儿！”那小丫鬟揩拭着脸上唾沫道：“那里是反了兵马？〔夹批：好憨话，妙极！〕是大爷等着出门，说是天热，要换单衫袍子哩。你只是坐着不肯去？”春红道：“你先去罢，不要装那腔儿，你说我也进来了。”〔夹批：骄贵如画。〕那小丫鬟如何敢去。春红道：“我还要问问这位姑娘的话儿，你哭丧着脸儿怎的？〔夹批：补画得法。〕你可也瞧过这样好美人儿？”那丫鬟真个仰着面，把璇姑孜孜的呆看。〔夹批：笔妙入神，活活绘出小丫鬟，并显出璇姑之美也。〕慌得张妈没做理会，只得劝道：“大姐，不是我不会做人，大爷的性子好不利害，你又不肯吃点子东西，你和哥儿进去一进去，停会再和我家璇姑娘攀话罢。”春红笑道：〔夹批：笑张妈之呆唠。〕“这倒也不怕他，他有性子便怎的？人在墙门里坐坐，怕跑了街上去，出着他的丑吗？”〔夹批：连下他字，俨以妻妾自居。〕李四嫂笑将起来道：“好大姐，你这般玉人儿，你只不肯上街，你还说是出丑么？那些大官府家的太太、奶奶，都不敢见人了！张大娘，你是不知道他大爷的性子利害，可知这大姐的性子尊贵多哩！〔夹批：加一倍奉承。〕他见我们以下人儿，他倒和气，肯下意儿和哄着说笑；〔夹批：回护前好性格几句。〕他大爷容易要他一个笑脸儿，倒是难哩！〔夹批：更加一倍。〕他也是与这大姑娘有缘，一见面就要与他叙个情儿；等闲大乡绅家姨娘、小姐，他还不肯和他甜甜的说句话哩。”

四嫂正在奉承，只见外面又跑进一个丫鬟来，蓦地看见璇姑，呆了一呆，〔夹批：灵妙之笔。〕便骂着那小丫鬟道：〔夹批：呆者，写璇姑之美也；便骂者，写丫鬟之急。〕“有你这丫头，大爷那样发急，你还在这里听说闲话！快进去捱马鞭子罢！”小丫鬟慌得哭起来道：“我什么不催，大姐总不动身！”春红斜瞅了一眼道：“就总推在我身上，我自爱说句话儿。玉梅妹，那单衫袍子折在里间第七只箱子上描金皮箱里；你也在房里的，须不比小莲吃饭还不知饥饱，什么就不记得了，总要支使着我！”〔夹批：连怪玉梅，骄贵可掬。〕那玉梅忙陪笑脸道：“好大姐，是我

说错了！〔夹批：此陪说闲话。〕我也知道，只是没有钥匙。〔夹批：此辩非支使。〕大姐你不进去也罢，〔夹批：言无奈你何也。〕却只苦了小莲，省了他一顿鞭子罢！”〔夹批：玉梅亦善于辞说，而春红之骄贵已尽。〕春红懒懒的立起身来，抱过贵哥儿道：“也罢，我进去了再来。”〔夹批：画煞春红！岂知其再不来乎！奇极妙极！〕玉梅、小莲欢天喜地，簇拥而去。正是：

积宠成骄，积骄成贵；处士盗名，鄙夫窃位。〔夹批：骂得刻酷。〕

春红等刚跨进房，连公子便把小莲劈面一掌，被春红一隔，说道：“做什么便打他？”大奶奶道：“春红，你也忒没要紧，小莲来寻你，你也就进来罢了。”春红笑道：“哥儿要往大巷里顽去，走到张老实家门口，只见里边两个女人，生得好模样儿；一个年纪小些的，更是齐整，我心里爱他。”〔夹批：话刚起头。〕那大奶奶瞅了春红一眼道：“你快去寻纱衣罢，有许多闲话！”〔夹批：灵妙！〕春红啐了一声，〔夹批：活绘春红。〕慌忙放下贵哥，〔夹批：细。〕自向后房去了。这公子就如热石头蚂蚁，在房里团团的只顾打旋。〔夹批：世人那得知其故！〕春红拿着纱袍出来，笑道：“好性急的爷！只今日是好日吗？”那公子不及回言，披衣而去。大奶奶埋怨春红道：“你这张嘴生来是这样厂的，我可也掩得你住！你看，大爷听着你说话，喜得他那样儿，那魂灵儿已飞了出去了！你见他打旋，你说是为出门去这样性急。我倒猜着他要到张老实家去会那好模样的人儿。你就天生这张好厂嘴儿也！”〔夹批：大奶奶全身活现，不止一斑。〕这句话把春红更说呆了，懊悔不迭道：“我怎生这一张厂嘴儿？〔夹批：厂嘴三见，创巨痛深！〕总为那一个生得可爱，把心就昏了！”〔夹批：出色写璇姑之美，所谓矜女犹怜也。〕大奶奶，我看那个女子相貌端庄，性气高傲，〔夹批：春红颇有眼力。〕不是容易上钩的鱼儿。”大奶奶道：“你倒说得好风凉话儿！你大爷的鬼见识儿，还是数得出来的么？更有那攀着臀，撮着屁，梯己的人儿，〔夹批：伏笔灵妙。〕你不肯上钩，他没有大大的网儿，拦着河来撒你的吗？”春红道：“大爷真个把网撒下去，春红帮着大奶奶把砖儿、瓦儿、瓶儿、罐儿雪片的打下去，包管撩破了网儿，赶掉那鱼儿，他也只索提着空网儿走罢了！”〔夹批：一片醋婆酸妇盐酱话头。偏入俗情，都成奇趣。妙！〕春红自与大奶奶商议，公子却如飞跑到张老实家，在门缝里失惊打怪的张看。〔夹批：忽见绝色神理。〕里面那些邻妇只顾张家长、李家短、夹七夹八的乱嘈，张妈只顾劝着吃酒、吃菜，石氏、璇姑只顾出神呆坐，由这公子窥觑，竟没一人瞧见。直到众人将及起身，公子方才进去，劈面撞着春红，迷迷的笑着道：“大爷没去拜客么？在那里来？”公子并不回言，〔夹批：方寸已乱，听而不闻。〕直奔凤姨房中去了。

这公子名叫连城，颇有才貌，性极慷慨。〔夹批：与一味淫恶者不同，为后文埋根。此为史笔。〕父亲连世，现任兵部尚书；母亲和氏，随任在京。因家中产业甚多，留他在家掌管。他却不耐烦这些收租放债事情，惟好炼丹采战，觅柳寻花。亏得正妻刘氏，强干有才，把持家事。正妻之外，尚有三妾。这凤姊姓单，名唤凤迎。〔夹批：言其善奉迎也。〕父亲单财，是仁和县中仵作，因合钱二嫂有亲，凤迎时常来往，见公子垂涎其女，暗令通奸，潜行捕捉，诈了一主大财。然后嫁至府中，做了第二房的姬妾，家中俱呼为二姨。生得瘦小身材，心灵性巧。因大奶奶颇有醋意，拘管防闲，不能任听公子作为。他就翻转样儿，不做醋醋，却做饧糖，专一迎奉公子，替他出些鬼计，奸骗外边女子。公子爱之如同掌上之珠，爪中之肉。凭着大奶奶这般风力，一月之内，定要在凤姨房中睡着三夜五夜。凤姨见有功效，一发贴心贴意，替他画策设谋。〔夹批：所谓梯己人儿。〕这日，公子走进房中，〔夹批：续笔。〕一口就把璇姑之事说知。〔夹批：一口二字，非但写梯己之意，尤见方寸已乱，更耐不得、缓不来也。〕凤姨笑道：“这有何难？是在你家墙门内的人，怕他飞到那里去？〔夹批：探囊可取，反逼之法。〕只不要使大奶奶和春红知道，〔夹批：一嘱，此兼二人。〕包你成事便了！”公子连忙抱在怀里，急求定计说：“今晚就要谢媒！”凤姨迷花眼笑，勾着公子的头，说道：“天下事，有了银子，没有做不来的！只消叫张老实到一秘密所在，许他些银子，叫他做牵头，或是与那女子明说，或是暗中照应，只要弄得上手。便是果然贞烈的人，也只索顺从了！〔夹批：以己之心，度人之心。〕却不可使春红知道。”〔夹批：再嘱，此只春红一人。〕公子道：“果是妙计！〔夹批：无所谓计，而已称妙，活画出不知事后生！〕但张老实本分的人，从不肯做虚器的事，故此人都叫他张老实，就叫出了名；他如何肯做牵头呢？”凤姨笑道：“大爷怎这样没见识？随着他是个老实人，见了银子，就不老实起来了！〔夹批：慨世之言。〕你率性和他直说，做得成，给你许多银子，如今先给你许多；若不肯做，就送你到官，打你许多板子，连夜赶出屋去，叫你合妻子露天去睡觉！他漆黑的眼珠，见了雪白的银子，又怕没屋住，又怕捱板子，又想着后头的许多银子，他还肯老实，不依你吗？只要春红不知，大奶奶就无从知道，〔夹批：三嘱，此兼嘱而实止专嘱春红。〕这女子就稳稳上钩，这就是你女儿一点子孝敬！”这几句话，喜得公子心花都开了，把嘴连连亲着道：“我的心肝，你怎便有这些意智？我若出兵时，筑坛拜将，定要封你做个军师哩！”〔夹批：伏笔。〕说罢，放起凤姨，慌忙走出房来，恰好撞着春红，瞅着眼道：“大爷，你出去拜客，是几时回来的？〔夹批：前已云没拜客，此复云几时回来，写春红口齿活现。〕这会子晚了，怕夜凉，换去了单衫罢。”公子忙道：“我这会正热得慌，方才忘记拿扇子，如今还要出去哩。”春红笑道：“白日里就讲鬼话！现拿着湘

妃骨儿扇子去的，敢是忘记在那一个房里也怎的？”〔夹批：贼！〕公子已走过花厅，摇着头道：“正是，忘记在书房里，如今就去。”〔夹批：句未毕，因走远，未得全听。〕春红再要说时，连身影俱不见了。〔夹批：可见话未说毕，故有连字俱字。〕春红暗忖：大奶奶真好神猜！你看他那样儿，赤紧的干那茧儿去也！〔夹批：回顾有情，伏后无迹。〕公子走出花厅，向夹巷里抄过花园中来。

那花园〔夹批：断笔。〕与这边住宅，是一样两所大房。这边房子靠西，前后共有七进；那边房子靠东，只得四进，后面三进基场，便做一个小小花园。这边前开大门，对着大街，后开水门，通着城河；那边前后俱是围墙。两边各不相通，中间夹一长巷，只第三进长巷中间，开一角门，通过东边去的。这公子因好外道，供养着些不三不四的道士在内，讲究炉火之事，只许男人进去服事，丫鬟仆妇，除做鼎器以外，〔夹批：伏笔。〕脚尖儿也不敢跨进一个去。〔夹批：说得极严肃，却淫纵已极。是辟邪正意。〕这日公子因凤姨嘱咐，怕走漏消息，故此走到东边来，〔夹批：此借笔也，即为伏笔。而两宅屋宇门径，井然可历。〕不去惊动道士，自在前边一间密室坐下，着一个小厮，去把张老实叫将来。悄悄的把凤姨所教之言，从头至尾，说一个明白；在袖里摸出十两一锭雪花也似放着光的银子，〔夹批：此在老实眼中写出，是从来未见情理。〕说道：“事成之后，再找九锭。”吓得那张老实哑口无言，半晌出了神去。〔夹批：句中有眼。〕公子喝道：“你休装聋做哑，肯依则依；如不肯依，立刻押你去捱板子，撵你出门了！”张老实一则怕出屋受刑，二则从没见过这般银子，果如凤姨所料，把良心吓过一边，说道：“银子是不敢要的，小的回去与老婆商议停当，来回复大爷罢了。”公子大喜道：“这事成了，不特所许九十两银分毫不少，将来还要着实看顾你哩！只是明日就要给我回信。这银子你可收去，不可推却。”老实连忙答应，收了银子来家，悄悄与妻子说知。张妈甚是埋冤，〔夹批：非张妈贤于老实，因未见银子故。老实若未见银，亦必推却。甚言孔方之权。〕老实道：“我原不肯应承；公子说要送官，今日就赶我们出屋，又要把你去拶拶子，〔夹批：一见银子，老实者即会说慌。孔方之权大矣！〕你说当得起吗？”张妈也是害怕，却见老实拿出一锭银子，吃了一惊道：“怎银子有这样大的？我眼里从没见过！这是给那一个的？”老实道：“这是公子赏我的；事成之后，还有这样大的九锭，还要另眼看顾我们，许多好处在后头哩！”张妈变愁为喜，笑着说道：“这便顾不得许多了！〔夹批：孔方之权。〕只是如今怎样去说骗他呢？”

夫妻两个，捏紧了那锭银子，出神捣鬼了一会，总没计较。张妈道：“且藏好了银子，拿夜饭他们吃了，和你到床上去再想。”于是忙忙的拿了夜饭，送到石氏屋里，想要说些什么，又没处说起，只是呆立。〔夹批：摹神之笔。〕石氏道：

“姆姆请便，我们吃过，收到灶上来罢。”张妈只得出来，直到上床，两人爬在一头睡了，细细商量。老实忽然想着主意，张妈连忙根问。老实又道：“不妥，不妥！”张妈道：“我倒有主意了！”老实正待问时，张妈连连摇头道：“也不好，也不好！”〔夹批：白描入神。〕直到更余，老实方欢喜道：“这是极妥的了！明日你就骗他姑嫂两个，进去拜见大奶奶，再不说大奶奶叫进去，料他不敢违拗。我自与公子说知，在二门里候着，抢到花园里成亲，你说好么？”张妈道：“几日前，我曾劝他里边去见见大奶奶，往各房走走，散散心，他们把头几乎摇落！况且里边人多口杂，白日里拖拖拉扯，闹得大奶奶知道，不是耍子！我如今真有一条好计了！”老实忙问：“何计？”张妈道：“你便出门去了，借宿在亲眷家。我便推着害怕，要刘婶子来相伴。教公子预先伏在灶下，等他自到璇姑娘屋里去。他见公子这样风流年少，敢也肯了？”老实大喜道：“真是妙计！他就不肯，男子汉的力量，璇妹可是拗得过的？到弄上了手，生米煮成熟饭，公子有的是银子，璇妹也是没见过大银子的，怕不情愿！”〔夹批：以己之心，度人之心，可谓恕矣！〕我们这一锭银就得的稳了！”张妈笑将起来道：“可是我的主意好呢！我成日听见里边杀猪宰羊，哥儿姐儿，吃得满嘴的油；我和你好的时候，过冬过年，也只买得半斤四两的猪肉，这羊肉总没有尝着他是啥仔味道！如今有了银子，要你买一斤羊肉，蘸着葱酱，和你吃一个快活！”〔夹批：此想吃。〕老实道：“我和你还是做亲时节做的棉裤，才穿了两年，就当折了；至今没有傍着棉裤的影儿。这事若成了，我还要做两条蓝青布棉裤，大家受用哩！”〔夹批：此想穿。〕张妈道：“这更好了！将来银子多了，每日买他两块豆腐，多着些油，和你肥肥嘴儿。我和你四五十岁的人了，又没有男女，有了银子，还不受用受用，真是个痴子了！”〔夹批：此仍想吃！〕老实道：“休说后来许多看顾，只有了他后手九锭银子，也不愁没男女了！拚着一锭大银，讨一个痢痢丫头，生得一男半女，我与你老来都有靠了！”

这张妈正在欢天喜地，忽闻此言，发急起来，骂道：“你这老失时、老短命！”〔夹批：二字新。〕我嫁到你家，替你烧茶煮饭，洗衣刮裳，铺床扫地，捣米舂粮，一日到晚，手忙脚乱，略空闲些，还帮你上两只鞋儿。这样辛苦，可曾尝着你半斤四两鱼儿肉儿，有一顿没一顿的，捱饥忍饿！”〔夹批：张妈始终为嘴。〕到如今，还是我出了主意赚来的银子，你就要讨起小老婆来，你叫人心里疼也不疼！你这天杀的，可比那强盗的心肠还狠着三分！我好苦也，我好苦也！”〔夹批：贫儿暴富，摹刻已极入情。忽复另开生面，可谓想入非非。〕张老实急急辩说道：“不要哭，隔壁的人听见了，不是耍子！我和你说笑话哩，谁要讨小老婆，就是活乌龟！”张妈那里信他，只是呜呜的哭。石氏与璇姑晚上洗了脚，因剪鸡眼及脚指甲，还

未去睡，听着老实夫妻唧唧啾啾，却也不在心上。这石氏脚上一个鸡眼老了，再剪不下，想起中间屋里切皮的刀儿，〔夹批：剪子、皮刀，同时先现。〕甚是快利，要起来拿，他因光着孤拐出来摸那皮刀；只听见张妈说帮赚银子就要讨小的话，老大疑心，要听他个下落。忽听张妈出声啼哭，老实又说隔壁人听的话，就悄悄的提着刀进来，自与璇姑猜想。这张老实只得再四苦劝，连罚毒誓，又爬上身去，把腰间挂的棉花条儿死推活塞在张妈阴户之内，陪了一会子不是，张妈方才住哭。〔夹批：棉条且能止哭，和事老人名不虚传。〕老实拿着一块破布头，正在张妈下边揩试，忽然的身子直坐起来，失声道：“不好了！”〔夹批：欢喜心、侥幸心、快乐心、骄奢心、妄想心、矜忌心、悲衰心、疑防心、解劝心、懊悔心、低小心，心心俱到，至此忽复变出惊吓心，真属心花怒开！〕手里布头便直抹到张妈嘴唇边。正是：

饱暖尚除先纵欲，欢娱初罢忽成惊。

总评：

断笔之妙，评见总论，读者细意体之，兹不复赘。

文章吃紧处，全在出笔入笔，稍一呆直，便如堆木排、砌土翫，无生趣矣。此回入连城之窥璇姑，则先以春红之窥璇姑，入春红之窥璇姑，则先以小孩子朝屋嘻笑。委婉空灵，如蚕丝蛛网、电影灯光。入笔至此，乃为灵妙。

文章最忌突然直入。连城之窥璇姑，至于出神，妙在先之以李四嫂、钱二嫂、春红、小丫鬟、玉梅，见者无不色动神飞；而后连城之出神，乃不嫌于突兀，不如登徒子辈，略见一裙一袖，便出神捣鬼。如《西厢记》所云：蓦然见五百年风流冤业也。

写春红骄贵，虽使虎头复生，亦无以过其颊上三毛，则以一气字尽之。大奶奶之埋冤、春红之两答、凤姨之划策、春红之屡笑，已将后文线索全数捉拿在手。读者于此会心，思已过半矣。

老实夫妻自想吃羊肉至做棉裤、豆腐多着油，雕刻极矣！尤妙在痢痢丫头一语，变喜为哀，全换一机花色，乃为想入非非。

张妈方才住哭，张老实忽然直坐，失声不好，不特为回末起波，且使上文之由喜而苦，而和外又开出一着急情理，尤为奇变。

第二十七回

单二姨暗调铅汞

李四嫂明做黄婆

第二十七回 单二姨暗调铅汞 李四嫂明做黄婆

张妈一手捞掉破布头，啐了一声道：“这样齜齜东西，怎直揩到嘴边来？还是二三月里干了一回把戏，直到如今了，做啥仔失惊条怪的！真个要留着那清水鼻涕去讨小老婆、养儿子吗？”老实发急道：“你还说这样话，我那银子不见了！”吓得张妈直竖起来〔夹批：门户不开，银从何失？而吃吓若此，极写两人之昏愚、孔方之利害。〕道：“这不是当耍的！”两人慌忙起来，赤着身子各处去摸，再摸不着！只得向灶下火种内取起火来，寻一个不耐烦，方从破棉絮笼子里倒了出来。老实紧捏在手，吹熄了灯，商议藏放之处。张妈道：“我有一个罐头，在床底下，向来有一两个钱便藏在内，从没走失。如今放在罐子里去罢。”老实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！一两个钱不打紧，这是一大锭银子哩，被贼提了去怎处？不如放在笼里，塞向底去，贼便不得知道。”

张妈道：“贼会提罐子，这破棉絮倒不值钱，不会连笼子偷了去的。”老实道：“除非常捏在手，却不得睡，真是没法！”张妈忽地笑起来道：“有了，有了！”〔夹批：有绝处逢生之乐。〕把些棉絮将银子裹好，揭起草席，拿一条绳，把银子扎紧在床中间竹片上；我和你夜夜一头睡，两个身子压住草席，就有贼来，也偷不去了！〔夹批：真奇计也，陈平六出，浪得名耳。〕单只怕垫破了席子，却拿甚过年？”老实道：“如今有了银子，过起年来，还要买一条布褥子受用哩；〔夹批：老实始终只想穿着。〕这席就破掉了，也不打紧！”张妈满心欢喜，连屁眼都要笑起来，〔夹批：极状其喜，遂成极不通奇话。他小说则专以此等见表。〕说道：“我和你老运亨通了！三月里头，那抽牌算命的婆子要了我一条麻线，替我抽着一张牌，原说我前世是财主人家的媳妇，守着一柜金银，将来还有好日子过；〔夹批：不过极尽俗情之变，遂直写至此一条麻线。想入非非，一柜金银，复装龙像龙，装虎像虎。〕真个被他算着了哩！”夫妻二人将银如法藏好，整整欢喜了半夜。

到次日清早，张老实急赶进二墙门来。公子已出小厅，〔夹批：更有夜行人。〕一眼看见，〔夹批：下字俱细。〕连忙叫到密室，老实把妻子的主意说了一遍。公子满心快活，〔夹批：活绘出不知事后生。〕急到凤姨房里，坐在床沿，〔夹批：凤姨未起

床也，总见公子起早。）将老实之言述了一遍。凤姨沉吟道：“这算计不甚妥当！”公子着慌道：〔夹批：活绘。〕“他少年女子，非贪富贵，即爱才貌；见了我这般风流俊俏的公子，有个不情愿的吗！我有抽炉换火之法，拼得费些精神，给他一个甜头，怕他不死心塌地吗？”凤姨道：“大爷有所不知，大凡美貌女子，喜的是有才有貌、多情多意的人儿；大爷虽才同子建，貌比潘安，他在黑夜之中如何知道？与他未识一面，未交一言，有啥仔情儿意儿？”

至于炉火之妙，未经交合，他又何从领略？奴家所以说是不要。”公子想了一想道：“你所虑一毫不错。他不知我才貌双全、本领极大，只认是一个臊胡麻黑、一窍不通的蠢汉，腰里挂着一条冷如冰、软如绵、细如笔管、短如笔帽的东西，忽然黑暗之中，无情无意，要强奸起他来，这事就断断不成了！”

这张老实甚是可恶，怎设这样不中用的计策来骗我！”说罢，就要起身。〔夹批：活绘。〕凤姨一手按住公子腿儿，笑道：“大爷提起笔来，诗词歌赋顷刻而成，做得玲珑剔透，变化出奇，怎到这些事情上，便呆笨起来？你买嘱张老实，原只要他肯做你心腹，听你指使；这主意原要自己出的。他一个做皮匠的人，能有啥仔见识？奴替你策划，就着他这条计做去；却要先嘱咐张老实夫妻，只说住房渗漏，请你去看，领到那女子房中，门口叫几个家人堵住，使他不便出来；然后低心下气，与他见礼相叫，说几句知心着意的话儿，称赞他的姿容，怜惜他的穷困，流露出些风浪情态，卖弄出些锦绣才华，使他芳心暗动，情兴勃然；到晚来然后贴身拥抱，婉转求欢，任他铁石心肠，也自把持不定。〔夹批：以己之心，度人之心。〕到了交合之时，再放出你生平本事，奉承得满心满愿。到那时节，只怕你开交他不可依，要与你做个天长地久了！”〔夹批：故作十分快意语，以反逼下文。〕公子听得此言，如连绵阴雨，一轮红日忽升空，痼疾淹缠，〔夹批：鸳鸯对法。〕九转灵丹初下咽，两只眼挤得没缝，一张嘴合不拢来，呵呵的笑道：〔夹批：活绘出不知事后生。〕“卿真巾帼良、平，闺帷随、陆，令我心花朵朵，腋风飏飏！我的俏心肝，恨不与你肉儿般团成片也！”〔夹批：绝妙一则四六小品。〕说罢，急走出房，〔夹批：忽接此句，妙不可言。〕到密室中与老实说了。进房去，换了一身极华丽的衣服，把镜子照看，将巾儿重整，领儿重提，暗忖：看了我这何郎粉面，荀令香容，〔夹批：他小说皆作癞蛤蟆相，真是笨伯。必如此，方见掷梭之难，方得烘托之法。〕便是嫦娥也要思凡，这事断无不成之理！〔夹批：故作十分稳足语，以反逼下文〕欢天喜地的含了几片鸡舌香儿，叫了四五名家人，吩咐了说话，竟奔张老实家来。

恰值璇姑梳洗方完，石氏适在厨下，老实夫妻打个照会，公子一连几步，跨进璇姑房来。众家人止放张妈一人走进，即便齐齐站在门边，把石氏隔在外面。

璇姑忽见华服少年蓦然直入，涨得满面通红，没做理会。公子假意问张妈道：“这位小娘子何姓何名？向居何处？缘何到此？”张妈道：“这是我的表姑娘，姓刘，名叫璇姑，向在湖边上住，有些事情暂时借住在此。因他心里愁闷，没同进来拜见大爷合大奶奶哩。”公子慌忙走上一步，深深的唱个肥喏，说道：“原来与拙荆同姓，想定是一族了。〔夹批：伏笔灵妙，真如天衣空马，有象无痕。〕小生酷好炉火，常在丹房用功，〔夹批：句中有眼。〕不知小娘子光降，没有叫拙荆来候得，休要见怪！”璇姑没法，只得还了一礼，正色道：“屋里狭窄，男女混杂不便，请外面去。”璇姑话未说完，只听得李四嫂一路笑进房来，〔夹批：出人意外。〕说道：“小媳妇正在那边倒脸水，看见大爷身影，吓得连忙撩掉了，两步做一步的赶来。〔夹批：不专奉承，兼揽生意。〕大姑娘，你说啥仔话？大爷须不是外人，我们都靠着他的洪福过日子哩，他进得你我房屋里来，便是天大的造化！你看大爷这样的相貌，皇帝也只靠后，将来入阁拜相、中状元，都是稳稳儿的！〔夹批：状元宰相之貌，胜于皇帝。奇谈！〕大爷又做得好文章，前日新考了案首，连明年的解元都捆在蒲包里！〔夹批：伏笔。解元似又难于状元、宰相。奇谈。〕你心上有啥事，对大爷说一声儿，他便替你摆布得停当；就是你哥哥没有音信，也只要告诉大爷，大爷立刻吩咐了知县、太守，行一篇文书，任你琉球、日本，跑到海外去了，〔夹批：空青一点。〕也会找得转来。”〔夹批：说得公子无可嫌疑，大可靠托，一切心事，俱可诉说，满其所欲。果然有嘴。〕

公子大喜道：〔夹批：走上门来，做一极凑趣帮闲，如何不喜？〕“这位姐姐，〔夹批：比小娘子较亲热矣。〕年纪又小，人物又好，可惜生在小家，只怕错了对头。若有人提掇，便也配得王孙公子，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，受用那风流美满的福气！小生是最有热肠的人，今日有缘遇见这位姐姐，少不得要寻个才貌兼全的少年公子，替他撮合，做个一双两好的夫妻；决不肯把这样美人，落在村夫手里，合着了红颜薄命、印板刊就的话头！李四嫂，就像我大爷这样相貌，可也配得过来，不辱没这位姐姐么？〔夹批：竟直说矣，大奇。〕你代我问一点子口风，就好替他留心哩。”〔夹批：收回一句，妙。〕李四嫂道：“阿呀呀，〔夹批：开口便佳。〕大爷这般相貌，就是走遍天涯，也拣不出第二个！〔夹批：然则唯有自己留心矣。妙！〕这大姑娘好不伶俐，他眼里自有分两，怕不知道吗？”〔夹批：此并心许目成，不必更为留心矣。妙，妙！〕公子道：“相貌固然要好，文才也是要紧的；一有了文才，便风流倜傥，不是土木偶人了！小生不敢夸口，这诗词歌赋，只要有个题目，就直滚出来，除了唐朝杜工部、李太白，或者让他一筹；其余的诗人，也就不在小生眼睛里了！有了才貌，又要多情；若不知惜玉怜香，一味使着痴公子性儿，就把那一枝好花被狂风骤雨都打落了！小生时常想起：古来许多女子，空自生

得聪明标致，不能遇着多情的宋玉、怜香的荀令，白白的凄凉愁闷，枉度青春，煞是可怜人也！”李四嫂道：“里边的大奶奶，我们也不敢在他跟前多说多话。〔夹批：此与后文不符。其妙正在不符，非矛盾也。〕这几位姨娘、姐儿们，那一个不喜欢小媳妇的，〔夹批：在公子前所说较实，故大奶奶与姨娘姐儿有分别也。〕只要说起大爷来，个个迷花眼笑，说大爷是第一个多情的人，把美貌佳人镇日躺在心窝里睡觉，略大些的风吹一吹，都是肉疼的；珍羞美味、绫罗缎疋，那一件好东西，不拿来供给他！只是大爷的诗词歌赋，小媳妇们却不懂得；这大姑娘是聪明不过的，大爷有啥仔文章，给他看看，便知道大爷是个真才子哩！”〔夹批：四嫂话头俱与公子一鼻孔出气，是上等女帮闲。〕公子道：“我的诗集、文集刻在外边，人家都读烂了；拿来请教，只恐姐姐不肯相信。〔夹批：竟称姐姐矣；妙！〕如今求姐姐命题，要一首就一首，要十首就十首，考小生一考，才见得真实本领哩！”

李四嫂见桌上摆有笔砚，就去研起墨来，说道：“好大姑娘！你就出十来个题目，大爷就一连做他十来首诗，教小媳妇见个世面，好在人前去说几句海话儿！”公子听说，忙走至桌边，只见桌上许多竹纸，纸上蝇头细楷，写许多数目，画出许多日轮、月轮合半规、全规的弧矢弦径、切割各线。公子虽不知其中奥妙，早已吃了一惊，失声道：“原来姐姐如此聪明，竟在这里推天算地哩！〔夹批：口头之言，不意后文翻出异样花色，此为绝大神通。〕就是这一笔字，也写得如鲜蕊一般，教人爱煞！小生家中，颇多天官之书，因没有传授，未曾习学；若小妾们有姐姐这等才貌，小生不惜拜为名师，结为益友，成年成月在闺中领略教训，还肯出门一步吗？姐姐数学既精，诗才自妙，小生匆匆献丑，不知可入得尊目哩？”因提起笔来，沉吟道：“姐姐既不肯出题，还求限一韵脚，方知小生不是宿构。”却见璇姑面壁而立，总不则声。一眼看到床上一个枕头，枕顶上绣着并头莲，即便拿在手中，将纤指摩挲，又连嗅了几嗅，说道：“小生最爱的是并头莲，就限着这‘莲’字罢”遂在那月轮之后，题诗一首道：

写罢冰轮下碧天，蓬门今喜降神仙。含颦尚欲倾人国，巧笑应教妒女怜。未许瑶琴通款曲，且将斑管泼云烟。我才卿貌差堪匹，看取床中并蒂莲。〔夹批：诗甚平常，尚在紫函、冰弦之下，而自负已若此，可发一笑。〕

公子题完了诗，喜孜孜的拿到璇姑跟前，深深一揖道：“偶尔涂鸦，不足揄扬万一，姐姐休得见笑！”这璇姑被公子与李四嫂两人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说得满眼流泪，欲待发作几句，又恐触怒于他，喝令豪奴凌辱，暗暗定下主意道：“我只面壁而立，任他说得口干，总付之不见不闻；他伎俩穷了，也只得进去。然后与嫂嫂商量，再作计较罢了。”此时公子作揖送诗，便守定这个主意，朝着

南壁，身也不动，头也不回，耳既如聋，口复似哑，真若囫囵鸭蛋，无缝可钻。弄得公子伸着手，拿了一首诗，竟是缩不转去。李四嫂看见光景不妙，忙替公子收科道：“他年纪小，没见过人，害羞羞不便来接，大爷可放在桌上。他停会看入了头，只怕拿着纸儿，流水的送到里边，来求大爷做哩。”〔夹批：绝妙收科，上等帮闲。〕公子见璇姑始则流泪，继则面壁无言，单与李四嫂绰这些寡嘴，也自觉没趣；因借李四嫂的话，便作收科道：“李四嫂说的是。我大爷是情重的人，一时见了绝世佳人，愁眉不展，急欲安慰，使他宽怀，未免说了几句交浅言深的话，竟忘了他年幼娇羞，反为唐突了！”一面把诗放在桌上，说要从新斧削，一面问张妈道：“昨日你男人说，这屋子里有漏，请我出来看过，好教匠人收拾；你可指与我看，是那几处？”张妈连忙东指西点，鬼混一回，快快而去。

璇姑等公子一出房门，便把那枕头拿过来，将皮刀剁得粉碎。〔夹批：起鸡眼拿来，尚在房内也。〕石氏正赶进房，说道：“姑娘，干这枕头何事？把他剁烂，夜里拿啥仔枕头呢？”璇姑道：“那恶奴把这枕头抚摩闻嗅，急急剁烂，已被污秽，怎还顾得夜里枕头的事？”〔夹批：此正气勃发，与后文心中无妓并行不背。〕石氏点着头道：“我要赶进房来，他家人小厮，三两皮的堵住了门，进来不得；欲待发作几句，又恐触犯了他，惹出事来，只得忍住。我们如今怎样好呢？”璇姑道：“我也是这个念头，没有发作；如今只索防备着他，倘有紧急，唯命一条而已！”石氏道：“这才是个正理，我从前落在和尚阱中，也是这般主意。我想姑娘若没与文相公做过亲，现在还是闺女，遇着这等势力之人，拘他不过，贪他才貌，就做了他侍妾，也还不为辱没；强如嫁了村夫俗子，辜负一世聪明。如今是不消说要从一而终，顾不得性命的了！”〔夹批：委折而入。〕璇姑道：“我何尝不是闺女？只是一心相许，三夜同床，虽未合欢，已如并蒂。〔夹批：非连城图谋、石氏分说，则璇姑之心事不明，连城其洗玉之砂与？〕休说文相公圣贤学问，豪杰胸襟，有貌有才，能文能武，比这恶奴单单生得一副俊俏面庞，略略做得几首浮华诗句者，相悬天壤；就是一个蠢然无知、奇形怪状之人，我也只知一马一鞍，心无二念，任他子建般才、潘安般貌，也一毫动我不得！”〔夹批：必如此，方是真贞女、真节妇。一切稗官小说所载风流佳话，俱可付之祖龙一炬矣。〕石氏道：“夫妻是五伦之一，由天注定，岂是掂得斤播得两的？只凭着父母兄长一言而定，终身就不可更变，嫁鸡随鸡，嫁犬随犬，那里好论才貌？就是丈夫下流不肖，也只可怨命，不可怨及父母兄长！那些文词小说上，动不动爱着才高，怜着貌美，就私下把终身相订。那父母所许的丑陋丈夫，就视之如仇，投河落井，要去跟那有才有貌的人。我常时看了那种不通的邪书，就要生气！”〔夹批：石氏此论，句句格言。已踞泰华之颠；不意因怨命二字复开出璇姑一段精微之论，尤若排空驭风，下视五岳，皆若培嶷，真奇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